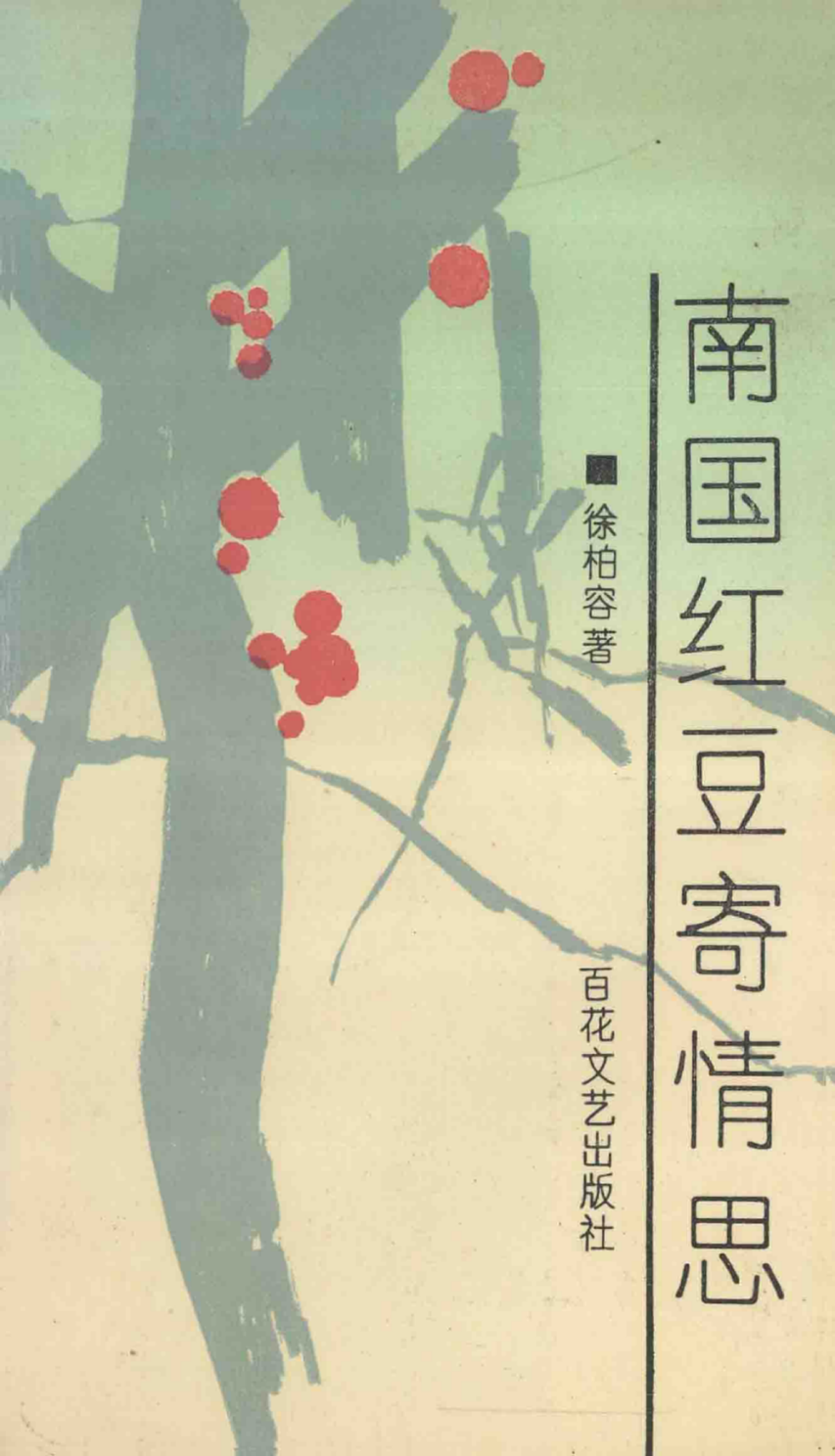


南国红豆寄情思

■ 徐柏容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南国红豆寄情思

■ 徐柏容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南国红豆寄情思

徐柏容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092毫米 1/32 印张 14 插页 3 字数 280000
1996年2月第1版 199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306-1197-6/I·1097

定价:18.6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作者徐柏容，即 40 年代活跃于文坛的老作家叶金。进入 80 年代以来，作者的散文创作出现了一个新高潮。书中选的是他近年所写的抒情记事散文，共 80 余篇。分为“故园木芙蓉”、“溪山梦寻”、“感情的音符”、“燕塞湖水碧如蓝”四辑，显示出作者想象丰富活泼，诗意伴随哲理，表达婉转曲折的艺术特色。



一九九二年作者摄于漓江上

徐柏容，笔名叶金。国务院1991年起授予政府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学者。他从“三十年代末开始发表作品，……生活在火与血的时代，他和同时代的年青人一样，怀抱着‘为祖国而战斗’的崇高意念，……以手中的笔作刀枪，参加反法西斯斗争。……抗战胜利后国内战争时期，他没有放下手中的武器，……曲折表达反抗黑暗社会、追求光明前途的心情。他最富有个人特色的作品是在南京写的一系列长短不拘的散文诗。……个人的真实感触和内在追求体现了欲曙未曙时代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俞元桂：《中国现代散文史》）五十年代后，致力于文学编辑工作。八十年代后，又恢复了散文的创作。

四十年代出版的创作有《原野之流》、《新婚之夜》等；八十年代出版的创作有《阳光的踪迹》等。本书是作者近年来所发表部分散文的结集。

目 录

目 录

故园木芙蓉

北海情怀	(3)
故园木芙蓉	(9)
南国红豆寄情思	(16)
迟到四十年的约会	(24)
散入东风满洛城	(36)
外科病房的姑娘们	(45)
乡 井	(51)
猪和我	(55)
课堂外的课堂	(67)
“你去替他做出来”	(75)
明月不归沉碧海	(81)
爱国教授姚名达	(88)
大写的人	(97)

溪山梦寻

塔,塔的记忆	(105)
呼兰河畔	(112)
小 径	(118)
期 待	(124)
无风杨柳漫天絮	(131)
雨 街	(134)
时 间	(136)
认识时间	(138)
鸡西三叠	(143)
静静的乌苏里江	(145)
桂林三绝	(151)
桂林美与美中不美	(155)
三峡梦	(159)
中巴之东巴东山	(163)
白帝城高夔门险	(168)
三游雨霁	(173)
大江的礼物	(179)
扬州明月与玉人	(183)
乡 街	(186)
窗外,窗外之外	(190)
冬园春声	(194)
紫藤的泪珠	(197)

不 朽	(201)
秋山柿色	(204)
天香夜染衣	(207)
四面八方野香来	(212)
溪山梦寻	(217)
一束素花	(224)
芦苇,会思想的芦苇	(227)
芳草有情皆碍马	(233)
清歌一曲忆才女	(238)

感情的音符

月夜西湖	(245)
红梅报春	(249)
海与人生	(253)
早晨—亭午—傍晚	(259)
两江淘沙	(266)
漓江风景	(273)
感情的音符	(280)
金秋的天籁	(286)
一朵小花	(293)
林 间	(296)
追 求	(299)
攀 登	(302)
梦与寤	(305)

· 目 录 ·

雪 朝	(308)
感官协奏曲	(310)
哈尔滨三叠	(315)
树木·绿草·鲜花	(319)
在芳香的小林里	(321)
公路,延伸着	(323)
在松林里	(326)
我没有忘记	(329)

燕塞湖水碧如蓝

渤海湾上的公园	(335)
燕塞湖水碧如蓝	(343)
星移斗换又一天	(347)
风景这边独好	(354)
我漫步在葛洲坝上	(360)
三镇四记	(366)
三楚名山	(374)
沙漠甘泉	(379)
富春江畔双烈亭	(382)
南行赏菊	(385)
洛阳花事	(388)
扬州的园林	(392)
琼花与琼花观	(395)
饭后钟和高旻寺	(400)

曹寅遗踪和淮东第一观..... (405)

片石山房与苦瓜和尚..... (410)

梅花岭与史可法..... (414)

大运河与隋炀帝..... (418)

附旧作二篇

春 天 (422)

晚间,在城边 (431)

故园木芙蓉

北海情怀

多年没去过北海了。这次临离北京之前，抽空去了一趟。

那是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初春时节，园中柳树上已缀满片片点点的嫩绿新芽，东一树，西一树，倒映在海子里，像是一天繁星，闪闪烁烁。游人三三两两，结伴成群；其中有许多穿着各种花色衣服的孩子，在这里那里的人群中跳跃，就像那些嫩绿新芽满布在树枝上。我没像人们那样东走走，西遛遛，踏遍园中的一山、一桥、一廊、一阁，甚至也没有深入园中，而只是在进园门后百数十武海子边的椅上坐下。是不想再从金鳌玉蜆桥上踱过吗？是不想再在九龙碑前徘徊吗？不，不是的。但我却坐在海子边，没动。——呵，想起“当时相候赤阑桥”，哪堪“今日重寻黄叶路”！我坐在海子边，恰好面对琼岛的白塔山。听说白塔在1976年地震时受到损坏，但现在已修葺一新了。隔海望去，它矗立在万绿丛中，显得分外的白；在午后斜阳中，仿佛

熠熠闪光。

就在这“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春园里，我想起……

上一次来北海，我是登白塔山到了白塔旁的。天色比这次还要晚些，已是近黄昏之际了。爬到塔边，我气喘吁吁，她更是累得不能动了。我们坐在塔基边，一面休息，一面欣赏那黄昏落日。我们背对着白塔，眺望远方。

落日渐渐消逝，天边只余下淡淡的晚霞，越来越淡的晚霞。尔后，夜幕像雾一般弥漫四际，海面蒸腾起轻纱似的水帘，不知什么时候融合为一了。水面，倒映着的灯光，一片片，一条条地起伏波荡。

“那是中南海吗？”久久凝望之后，她指着朦胧树影中的灯光处问我。

……我沉吟了一会，轻轻地回答她说：“也许是？”——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中南海，也不知道在我们那儿是否可以望见中南海。但是，我知道她在想什么，为什么问我。因此，我不愿用“不知道”来回答她。再说，在我的内心里，不也怀着同她一样的心愿吗！

在那一片闪烁的灯光中，也许就有从毛主席窗户中射出的灯光？也许就有从周总理窗户中射出的灯光？此刻，他们是在开会？抑或是在批阅文件？或是在……呵，不论他们在做什么，不都是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蓝图上添上一笔又一笔么！就在此刻，就在我们眺望着的远处灯光下！我知道，她现在想的就是这些，我正在想的也就是这些。我

们没再作声，静静地凝望着我们心目中的中南海。我仿佛听到她的心和我的一样，正在兴奋地急剧跳动。此刻，我们的胸中，就像海子里的海水那样在暗中荡漾。

过了好久好久，她才又轻声地说：“毛主席一定每天都要工作到很晚很晚吧？”我望着她，在有点昏暗的灯光下，她微带笑意的脸上似乎罩着一层淡淡的红晕，眼神深凝，像沉浸在梦幻之中。她的话，像是问我，又像是在自言自语。而我，我实在也无法答复她的话。我只是以前听说过，斯大林是要工作到深夜乃至清晨的——然而，就是这点，我也不知道确实不确实。

她并不以我未答话为怪，仿佛她也不曾期望我回答似的。只是稍停了一会儿之后，她接着轻轻地说：“遗憾的是我还从没有见过周总理。”然后侧过头来对我说：“你不也没见过吗！”

我默默地颌首。

“如果我们能把工作做得很好，见到周总理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一些。是不是？”我点了点头。但她也许根本没注意到，怅然地接着说：“可惜我的能力太小了，身体又太不争气……”我觉得，在她脸上，似乎也染上了暮色。

四周人来人往。忽然，不知从哪儿冲出来一群红领巾，跑着，追着，喊着，笑着，从我们身旁过去了。她笑着对我说：“你看，孩子们多高兴！多幸福的童年！”她站了起来，舒了一口长气，似乎是情不自禁地说：“多好！多好！”我不知道她是在赞美孩子们还是在赞美给这些孩子们幸福

的新社会。但我知道，在旧社会，她有的只是充满辛酸痛苦的童年。可是，此刻她仿佛根本没想到自己，却问我：“你知道周总理有几个孩子？”我答不上来。于是她拉我起来，一仰头说：“我们再继续上登！”

站起来，我才看见，她脸上依然是那么充满宁静。几曾染上什么暮色呢！

……

这是在1965年还是1964年？我已经记不确切了。

这次重来北海，已是那次的十多年之后了。

这十多年来我没有来过北海，——虽然几乎也可说是近在咫尺。其所以没有来过，主要是没有条件来。

十多年，本也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这十多年，又是怎样的十多年呵。有位领导同志说过，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不够，有些事，让比我们更智慧的下一代去总结评价吧。这话本身不就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因此，我就不去说这十年的事了。我只说今天：北海像是雨过天晴之后。你看：阳光依然明亮，海水依然清漪，柳树依然吐绿，孩子依然欢笑，眼看就要姹紫嫣红满园春了。

然而，我坐在海子边，心头却总难以宁静，有些什么东西，似游丝那样，拂去又复回——呵，这是因为，因为有一些世间最珍贵的，失去了，永远失去了，不复再回。

失去的有多少呵！我无以缕述。在眼前，我想到的只是十几年前的那个北海白塔畔的黄昏，在那个黄昏的暮霭

中，沛然满怀的虔诚和仰慕之情，以及和我一起在那个黄昏想念着毛主席、周总理的，以为已经历尽了苦难的年轻的她……许许多多像她那样的人。

当我再度独自面对白塔的时候，这些失去的怎会不涌上心头？又怎能不让我悲怆欲涕？“想珮声之遗响，若铿锵之在耳”，然而，眼前却“惟有日斜溪上思，酒旗风影落春流”！

她的死，并不是由于像那个黄昏她所说的“身体太不争气”，而是在“牛棚”里不明不白地死于那些黑手之下的。从她在“牛棚”里所写的一些材料中，可以看到，直至死前，她心里一直对毛主席、周总理怀着深厚的感情。可是，她却那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了，生前死后，我都未能再见她一面！——呵，“无情有恨何人见？月晓风清欲堕时”！

……这许多年来，我常常想到她，想到我们在那个黄昏，她满怀激情地想念毛主席、周总理的往事，想到那时候我做梦也没想到她会那样死去……

在雨过天晴的今朝，要是她还活着，和我一起重游北海，她又会拉着我的手，登上白塔，一起凝望着“中南海”——我们心目中的中南海吗？

.....

斜阳映在海子上，重重金波荡漾。天已向晚了。

北海曾有多少次映荡过这样的落日夕照！然而，从金代到清代，将近九百年来，夕阳映照的，都只是一个寂寞